

胡弦:穿过经典与当下的那根弦



胡弦写诗,坚持手写,手边有什么纸头就写什么上面

胡弦在诗歌圈内声名卓著,却依然在大众视野之外。他获得《诗刊》年度诗歌奖的作品《寻墨记》,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按说这样的大社名作,无论如何都应该有一定热度。然而在网络上,这部诗集却好像不存在一样,号称收录全部文艺作品的豆瓣网并未收录,京东、当当、亚马逊也难寻踪影,完全搜索不到。

这可能也是当今诗坛与大众之间的一种尴尬。一方面,读诗类微信公号数百万的粉丝,每天准时准点守候在手机旁,等待微信号推送给他们当天的优美诗歌;另一方面,中国顶尖的诗人、诗歌却没有机会被普通大众知晓。

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/文 赵杰/摄

1

尽管胡弦本人并不在意作品的大众化,但这不能说明他的诗难懂。恰恰相反,胡弦的诗歌语言比大部分诗人都讲究精准,很多诗歌常见的“语法缺漏”,在他的诗中几乎看不到。仅举一例:

讲古的人在炉火旁讲古,
椿树站在院子里,雪
落满了脖子。

到春天,椿树干枯,有人说,
那是偷听了太多的故事所致。

以上是胡弦诗作《讲古的人》中的第一段落,描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景象。请注意最后一行最后一个词:“所致”。这是典型的说明文常用词,记叙文用的都较少,在抒情性极强的诗歌中出现,很是令人耳目一新。遍览胡弦的诗,会发现这种为读者着想的解释说明性文字常会出现,这也使他的诗有种莫名的亲切感。

另一种亲切感来自于标点符号的运用。通常的诗歌中,一首诗除了分段外,基本上没有别的标点。胡弦的诗则完全不同,却有一种独到的雅致;他也深受里索斯、佩索阿、特朗斯特罗姆等欧洲诗人的影响,语言上却无书面语和翻译腔。古典诗歌的气韵和当代诗的丰富性、复杂性在胡弦的诗歌中找到一种兼收并蓄的处理方式,增加了经典写作的难度,也因此被视作把诗歌的门槛重新竖起的那个人。

在胡弦看来,新诗从“反古”中发轫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“汲古”则会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。他个人目前的这个写作阶段,从题材到句法的出入传统,是他的有意为之。“有时我会觉得,写作中的我,恍惚中身上会有某个古人的影子存在,他记得自己是谁,他打量这个世界并悄悄写诗。”

2

上世纪90年代,看不到前途的苦难

乡村教师胡弦开始写作。“那会儿并没有把写作当回事,一心想的是通过考研到更高层次的学校教书。考研需要教育局同意才能报名,为此他们还慎重地开了一个会专门研究,结果还是没批。”

刚开始写散文,但工作太忙了,根本没时间构思长篇大论,于是改写诗,1991年他的诗被《雨花》刊用,这是他在第一次在刊物发表作品。

虽然当时的文学状况远不如80年代那么景气热闹,90年代的苏北县城依然挺重视文学。县里每隔几年会统计一下在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的人,一看胡弦发表得不少,觉得这是个人才。当地的作家和领导来学校考察后,在乡下窝了十年的胡弦被调到了县报当记者。“据我所知,在我们那个地方,有点文学特长的人基本还都给安排了。”

后来县报撤销,胡弦去了县文化馆,没多久被借调到现在的工作单位扬子江诗刊社,在南京工作生活至今。

胡弦的写作阶段明显对应着不同的生活阶段。在乡村和城郊生活40年,他早期阶段的写作以乡村题材为主。徐州有种来自汉墓的浅浮雕,叫汉画像石,大约在2000年后,他研究过一阵子这种石头,写过一系列东西。这可以视作他写作触觉往文化领域的试探,以后则成为常态。

真正觉得自己能把诗歌写作持续下去,甚至写一辈子,是这十年左右的事情。目前他在尝试写一种新型的山水诗,从继承和变化的角度,重新打量山川。

写作上的这种偏好和他的文学启蒙有关。在他很小的时候,祖父作为守林人独自住在村外的小茅屋里。祖父藏有几本繁体字的小说,胡弦从那几本小说开始识字。祖父还是个说书人,走村串乡说的是自己创作的武侠小说,胡弦受祖父熏染,那时候就想着自己长大后也要做一个说书人。

他有很多诗歌题材来自于当初他接触到的民间曲艺。他的新诗集《空楼梯》,原名《定风波》,源自他的一首同题诗。诗的标题是词牌,内容则来自民间大鼓《十把穿金扇》,后来出版时这首诗被删了,书名也改了。

写新诗之前,胡弦写过一阵子古诗,一直有背诵古诗词的习惯,这些对他的新诗写作的影响是无形的。后来因为读了外国诗的新鲜感受,他才不再写格律诗,转而写新诗。他的一些诗,读者看到的是口语,却有古典的渊源在里面,比如叙事、语调、心境、节奏等等。

3

文学边缘化的时代,无法“变现”的诗歌更是边缘的边缘。那些能够进入公众视野的诗人,走的都是不按规定成名路线,如因“梨花体”而名噪一时的赵丽华,又如“穿越大半个中国来睡你”的余秀华。可诗人们在哪里,他们写什么,并没有人真正关心。

有不少诗人正在尝试用新鲜的方式传播诗歌,比如有改编翟永明同名诗歌《随黄公望游富春山》的诗歌戏剧,有把自己的诗歌贯穿整部电影《路边野餐》。

胡弦在这方面比较“老古板”,他对一切用诗歌改成的其他东西都不感兴趣。“诗歌改编有助于使它的位置不那么边缘,但在一个喧嚣的社会里,其实保持边缘并不容易。拉金说,诗是那种看到有陌生人进来就赶紧塞回抽屉里的东西。而我们,好像不把诗变成全民阅读就是失败的。”

在胡弦看来,现在诗歌的抉择和传播确实是个问题。微信的普及对诗歌传播有好处,可喧嚣与热闹放大之后,造成的是对优秀诗人更严重的遮蔽。而诗人若有意地迎合微信阅读,会给自己的创作带来伤害。他前两年因为常看微信,视力下降,现在不怎么用手机来读诗,他更习惯把诗打印下来读。写诗也是如此,一定要手写。记事本、档案袋、开会时发的文件、宾馆的便笺,手边有什么纸头就写在什么上面,总之不会用电脑或手机写。

不过新兴传播渠道的威力还是令胡弦震惊。有一次他在某平台上读了一首诗,吸引了30万的点击量。那是一首写给妻子的诗,写得质朴真挚,可也绝称不上他最好的作品。但这就说明了一点,那就是“所有人对诗歌都是有需求的”,尤其是对亲情、爱情这类人类共通情感的抒写,最容易让人产生共鸣。

身为诗人和诗歌编辑的胡弦,去年主要做了两件事,出版新诗集《空楼梯》和主编《江苏百年新诗选》,后者是新诗诞生以来江苏诗人作品的首次系统性总结。胡弦认为,无论是新诗写作,还是他个人的诗歌创作,都到了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阶段。

“取名《空楼梯》,是我觉得,诗歌,正是为了收拾热闹过后的那份清寂的,哪怕是以热闹重现的方式。另外是我觉得,我的创作,也到了坐在某个台阶上好好想想今后的写作路该怎么走的时候了。”

对话

寻找时间序列里的知音

读品:说到大众熟悉的诗人,可能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汪国真和冯唐,但这两位诗歌圈基本不被认同。

胡弦:现代诗的欣赏对读者是有要求的,要有一定的诗歌修养,才能体会到诗歌之美。汪诗台阶低,冯诗我不了解。一个严肃诗人,一般不会追求自己的作品大众化,他会更看重时间纵深里的知音。

读品:余秀华的诗作《穿越大半个中国来睡你》在网络疯传,她身上的诸多底层标签和质朴热烈的诗作随之广受关注。对此你怎么看?

胡弦:这其实跟诗歌没什么关系,不是公众进入了诗歌圈,而是伴随着某个事件,诗人被从诗歌圈拎出来了。对于已成为公众人物的诗人,大众关注的不会是他的诗歌文本,而是还有什么新闻话题。我曾在报社工作多年,知道媒体需要什么,就像媒体很清楚大众需要什么。

读品:诗歌如果不能被公众熟知,又怎么成为经典呢?

胡弦:一首诗写出后,它会有自己的命运,作者无法左右。经典,自己说了不算,别人说了也不算,只有时间说了算。确实有很多诗人走着走着就丢了。杜甫活着时没人读他的诗,是到了晚唐、宋代才确立了他的诗坛地位。“文章千古事”,过去没觉得这话有多厉害,现在一看,不得了,我们现在顶多就想几十年的事儿。

读品:作为诗歌编辑、诗歌刊物的主编,这个身份对你个人的诗歌写作有什么影响?

胡弦:影响是有的,一是会挤占一些时间,难得有连续性、整块的时间用于创作,这样,对长诗创作影响更大些。另一个是作为编辑,在稿件筛选的过程中,要读大量的诗,甚至是许多写得不太好的诗,长期下来,对自己创作的触觉有磨损。当然,好的稿件,对我也有唤醒作用。

读品:您如何看待当下新诗的发展状况?

胡弦:我写诗,同时是个诗歌编辑,有时会向成名的诗人约稿,但已很难约到让人兴奋的稿子。我们似乎不缺诗歌新人,比如90后、00后的一些小诗人,很多出手不凡。但对于中年以后的诗人,带着我们对中国诗歌的期许去看的诗人,即“庾信文章老更成”那样的诗人,还是太少了。

我们似乎不缺诗歌新人。但对于中年以后的诗人,带着我们对中国诗歌的期许去看



扫码看访谈视频



胡弦

1966年生,江苏铜山人,现居南京,《扬子江诗刊》主编。出版诗集《寻墨记》《沙漏》《空楼梯》,散文集《菜蔬小语》《永远无法返乡的人》等。曾获《诗刊》《十月》《作品》《芳草》等杂志年度诗歌奖、闻一多诗歌奖、徐志摩诗歌奖、柔刚诗歌奖、腾讯书院文学奖、花地文学榜年度诗人奖等。

大读家

读书人,写作者
与他们的思想现场